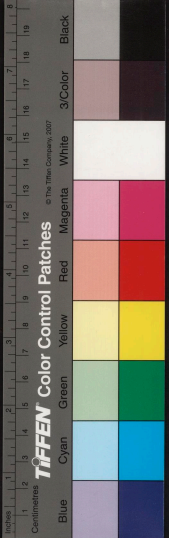


各臣... 君使端為宰相，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上召君何為？」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相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矣！從樹怨讐言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

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時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政李昌齡殿前指搆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



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

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趙普在中書端為參政趙普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

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

公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毋奏對同列

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凡戒曰自今中

書事心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錢若水 自備公

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擇榻位至樞密院事

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

水如期往見有老僧與希夷雜地爐坐僧熟視

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

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

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方四十致仕希夷初謂若水

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

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六神仙中不遠矣僧麻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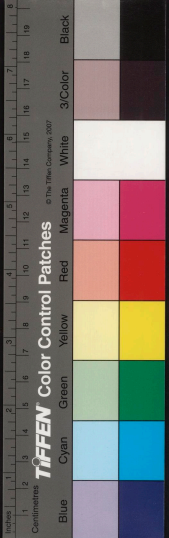
者也 開見錄

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

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

乃劫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





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
 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謂若水請之
 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
 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邪留之旬日知
 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曰且請州屏
 入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入送女奴於
 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
 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
 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
 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了悉破械縱之其人號

知州時若水
 不識善又不

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
 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
 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其本
 心也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
 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
 擢二年中為樞密副使記聞

若水為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有狡兔
 之窟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
 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
 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

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金鼓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
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
復爲檄言不利出爾當更取十月運河遂散
芻粟既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
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
隆遂奏轉運司云軍興太宗大怒召中使使人
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玑及某人首丞相
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
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三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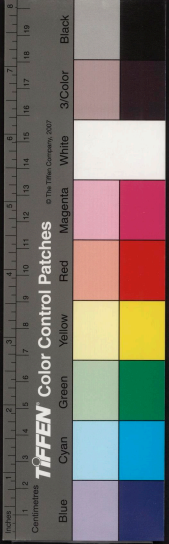
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之曰爾以
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
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
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
厚恩李繼隆外減貴重莫凡陛下據其一幅奏書
誅三轉運使離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
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
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即入皆黜爲行軍副使既
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開



詔訪備邊之策若水條上五事一擇郡守二募鄉兵
 三積芻粟四重將帥五明賞罰
 公嘗率眾過河號令軍伍分節行列悉有規節深為
 成將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
 講之於尊俎視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
 皆閉眼清論可也責之於用罕有成效今若水亦
 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寇
 項詔公自魏乘疾傅性按至則乞罷其役時論趨
 之五素清語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

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
 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
 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
 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也亦不聞其鬱悒
 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
 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
 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
 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
 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
 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





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日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曰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談苑

李沆 文靖公

字太初涪州人擢進士甲第位至丞相配享真

宗廟庭

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

求蒙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公曰和親何如

公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

文正亦未以為然及上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

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記聞

真宗初卽位沆為相上日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

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日人主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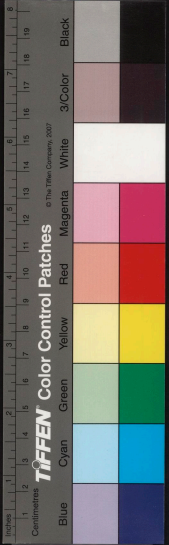
常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

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
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謂等所為欲
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士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
李文靖真聖人也流川志

沈在相位接賓客嘗宴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其
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天兒為無口飽維乘閑達
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
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
大事北有強虜西有戎蠻日昨條議所以備議之
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

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下坐起
拜揖尚周章失措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帝寵獎此
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交言卽此所謂籠
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沈嘗言居
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
唯此少以報國日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
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操之正
此謂也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談苑

真宗初卽位沈為相帝雅敬沈嘗問治道所宜先沈
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



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
人皆不盡用龍川別志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沒

二十餘年宋歐陽文忠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

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了容言獨以無

心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主

上况如李公才識而濟之無心邪東坡志林

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

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

者非謹卽佞臣嘗惡之豈效尤龜山詩錄

公爲相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

如何公對使者自引炬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遣沆

以爲不可其議遂寤呂氏家塾訂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公屢矣而

終未用日寇謂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

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有

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手萊公曰如謂者相

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

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

之禍始伏文靖之識東軒筆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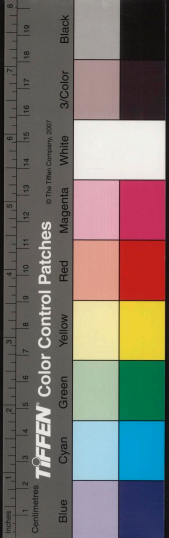
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沈為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聞見錄

沈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沈沈笑謂其第維曰豈可以此動我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言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來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

不可保又豈能久居異中一技聊自足爾安事豐屋哉談苑

駙馬都尉石保吉為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它日再三取之執議如初遂擢其事及公薨數日乃卒拜焉金坡遺事

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奇則詠不敢辭王文公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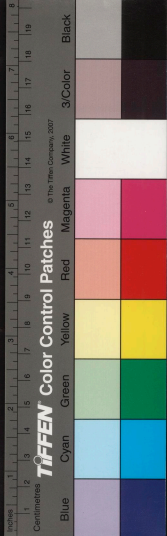


文編精補
在天下故以
生熟爲治者
他效尤惡甚
於食

此兩事原相
逼如石鏡
聖宗亦便以
天變入正史
不食難知矣

元城論本朝各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或曰何以
明之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
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二說不行耳此大似實言然
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
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入且
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
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講奏事畢必
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
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富
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案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

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
容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
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
體在漢時魏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與制方今
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一事勅
豫史察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
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亡相輒奏言之此最
得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
變祖宗之法度敢讖人主惡言天下災異喜變法
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語錄



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屬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屬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屬事已寬矣。」
温公訓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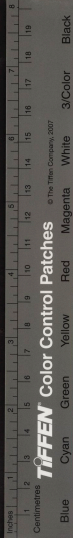
王旦 魏國文正公

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策位至太尉，配享真宗廟庭。

王晉公祜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君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魏州餘度復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祜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持彥卿無異意乎？」祜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情忌殺無辜，故子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祜赴貶，親饋送于都門外，謂祜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祜笑曰：「祜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且也。」祜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聞見錄

公通判鄭州，建言請天下置常平倉，以抑兼井爲學士嘗奏事退，上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



也

真宗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

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歐陽棐補遺

張士遜言皇太子學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符應舉

選不必學書由是文獻日以善道規贊皇太子事

趙德明言民飢求糴百萬斛太臣皆曰德明新納誓

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

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

慙且拜曰朝廷有人解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

次字不處所
實為不處

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早上曰何以答之

公曰只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

內各節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

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遺事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

大臣明日他宰相有神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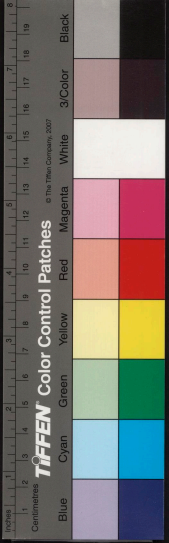
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

事飛蝗蔽天上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

言不為天下笑耶碑

宋前美





卷之三

七

七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它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言不過留後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公公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湖山野錄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張起謝後迭更足賦思公言未嘗求錐刃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遺事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蒞及就省試主

木似通知後
百有王氏字

文咸欲取之既而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落詞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眾與法疏異說乃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試時公為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

國朝事實

宮禁火災公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

災乃某王宮失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果欲行法願罪臣始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請事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擬詔格寇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稱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名臣遺事

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它日樞密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是語錄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諛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謹詞當行朝典然觀



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翌日
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當黜然未知坐
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
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寒秋聞之無以威
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
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
餘皆罷

道華

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
間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
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

曰有何事不與王且同來諸公以前說對上曰且
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
以小事上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
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然今後更預
諸公規益

名臣遺事

寇準為樞密當罷使入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
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
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
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
以薦準者準始愧嘆以為不可及



使相得如
識美天下
士品安得不

名臣言行錄

卷

六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
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
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
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七行不意兩及吾門狀
元及第禁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
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友以師德之意啓之
公曰且處安得有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
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
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名臣遺事
張尚書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

不可時公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
之規它人往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
能用人也湘山野錄

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
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
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
相者李及凌策而已然亦皆為名臣碑

公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
扶之見於延和殿命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事付之誰乎公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

名臣言行錄

卷二

宋前集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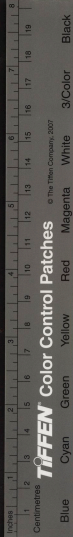


昔爲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公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冠準。上撫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公曰：他人臣不知也。公薨歲餘，上卒用準爲相。王太尉薦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初，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

曰：冠準無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駿。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駿耳。遂不問。並記

萊公在長安，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以狀示公。公覽狀笑曰：準許多年，紀尚駿耶？因奏請錄付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名臣遺事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公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一日陳再來，公不見，曰：令到集賢廳相見。



既而向出陳所留文字公瞑目收紙封之向曰何
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耳遺事

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

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它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
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

真宗欲命王欽若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

隆且乞在樞密院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
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

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
欽若乃相出語人曰為王公遲却我十年作相遺事

太事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于庭下瞑目而歎曰生民膏

木血安用許多名臣遺事

公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輪奐兄子睦欲舉

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上

其夢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公曰自

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文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

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

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以其後弟怒感悟

公復為善終亦不言韓魏公別錄



與宮文穆相
口鏡同意

行錄卷之二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瞋目曰吾門素風亦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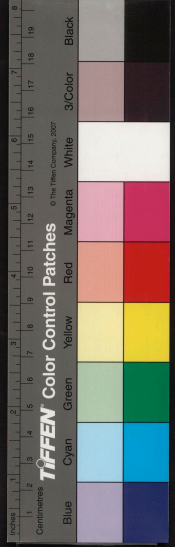
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彼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名臣遺事

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各富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溫公日錄

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

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噉飯而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父曰庖肉為養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養人所廢食肉不飽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

宋前集



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起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筆談

李文靖居相位公來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相文靖不答至中書獨召公語云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沈死子必為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遊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及祥符間契丹既修好兵革不用近習任事之人始建議封

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崇奉天書耗用浸廣公常怏怏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誰為國家抗羣小者乃薦先祖文靖公呂夷簡暨王沂公曾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小人卒不能勝而成仁宗持盈之業公之勳也呂氏家塾記 始者曰丑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為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剗恥上曰河朔生



得正色拒
之亦未必更
得稱其如
此均位多願
應

靈始免兵禍吾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
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
當得天瑞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
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
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父之乃可然且
方為相上心憚之曰王且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
得以聖意諭且宜無不可乘間為且言之且龜勉
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也日晚幸秘
閣唯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圖洛書
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

祚道設教且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遂召可飲
酒於內中懽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子
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日
不復異議且為相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
議者少之龍川志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
自樂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
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
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
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



其子孫驚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
花籃火筒一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且
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
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器尚且可吏否
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
素有聲色之移入如此龍川志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二 前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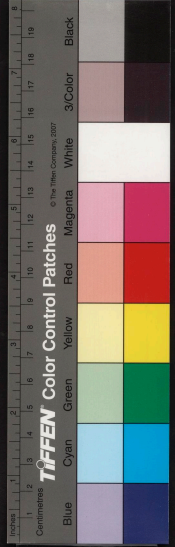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蔡正

馬嘉植培元

向敏中 文簡公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相眞宗

太宗飛龍書張詠及公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各臣爲
朕記之公由知永興軍會邗人大難有禁卒欲
倚難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幕下幕中明
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難
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揮伏



其子孫驚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
花籃火筒一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且
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
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器尚且可吏否
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
素有聲色之移入如此龍川志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二 前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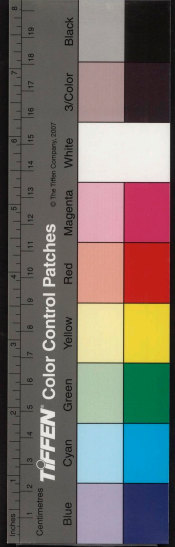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蔡正

馬嘉植培元

向敏中 文簡公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相眞宗

太宗飛龍書張詠及公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各臣爲
朕記之公由知永興軍會邗人大難有禁卒欲
倚難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幕下幕中明
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難
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揮伏



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勸乞屏戶
亟命灰湯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栗
除右僕射麻士曰翰學李昌武嘗對真宗謂曰朕
自即位未嘗除右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對曰臣未知宣麻亦不知敏中何如
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
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門無一
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人夫莫
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即位未嘗除端揆自
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

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
言既退復使入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
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
中人耐官職

公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宿主人不許僧求
藏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
婦入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
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請縣
官矣因夜亡去是荒草中忽墮簪并則婦人已爲
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



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奸誘與俱亡恐爲
入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
賊在井傍亡夫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
以爲疑獨公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
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公固問之乃以實對
公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婦問其自府中
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曰昨
日已答死矣婦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此獄
矣雖獲賊亦不問也婦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
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父安在婦指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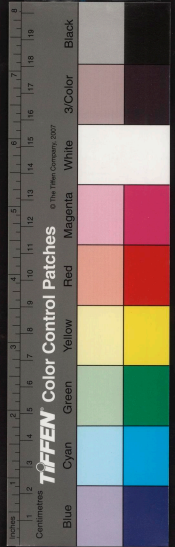
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證府
咸以爲神公具故三節去
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唯公勤於政事所
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敏中勤心於民事
耳於是復用之意

陳恕普公去
字仲言洪州人由進士第位至參政

公總領討司多年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
請讓公欽板蹶縮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
候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

候
一
不
作

卷三 宋前集



三四上以其忠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亦公筆錄

怨長於心計為鹽鐵使釐去宿弊大益與利太宗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報遺

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刺史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

說取利大深此可行於商買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甚損之

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恕為稱首

後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非公之舊法也東軒筆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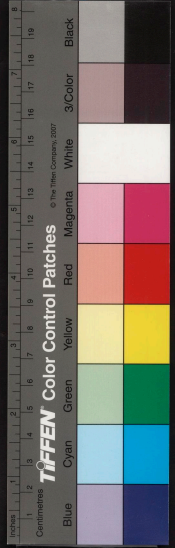
公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總置使洎罷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

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時萊公罷樞使歸班公即薦以自代

上用萊公為三司使而以公為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公前後改革典立事件類為方冊

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方冊亦稍稍除削今則

以萊公才力
猶不敢疑也
舊法益非
才力者多能
守法



各臣言行錄 卷三 無復存矣 東軒筆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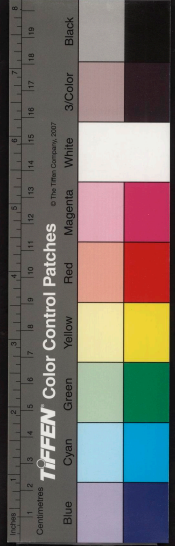
怨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怨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怨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怨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怨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詔聞

怨領春官以王沂公為舉首歲中振劉子儀于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各世才也是不愧於知入 談叢 公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張忠定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敏請罰之曰參政陳恕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歛怨於身斯人難得遇為詩哭之 乖崖語錄

世稱怨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其籍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羅使之法蕪盡後茶利十喪其九怨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末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筆錄

張詠 忠定公 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工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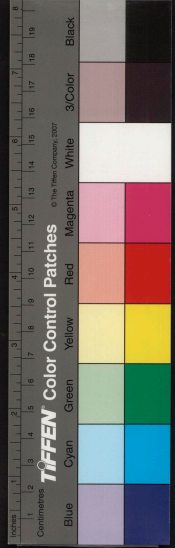
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小若
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
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比者歲百
萬匹民富至今談叢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
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
何情耶笞而遣之全七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
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
小校遂推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

既而果有僭卒爲刺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
慰勞韓魏公換神道碑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郵寇大起五
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充招安使
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
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
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
而無半月之食公諒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
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
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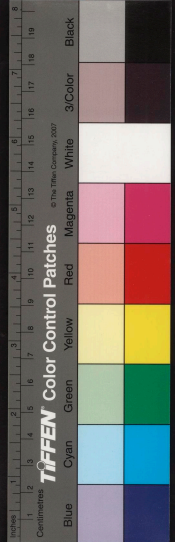
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
出兵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
是悉擒招安司吏李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
股栗求活公曰汝神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
之今能垂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惟公所
命兵不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不
數日滅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詩食馬芻粟公命以
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召謂曰
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
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

恩懼即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
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
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
順黨始皆良民一日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
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
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
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
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
度繼恩日積以耿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
餘黨公撫安於內正擒討於外再閱月而兩川平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肝所逐掠
懷安軍破漢州公方會僚屬報至飲燕音如故賊又
掠叩蜀將趙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
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
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
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
肝首餘黨盡平衆亦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討劉肝兵廻有以斬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
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

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
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
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
賞罰至當相顧歎躍語錄
公性剛毅因責罰下吏被杖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
劍喫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率出斬之以徇軍
吏慄貽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語錄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
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
輩得好知府矣益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全



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贓，曰：「勘殺入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中，殺僧，取其屍部戒牒二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說聞

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犀浦謂曰：「近謠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太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於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詭之興，沓氣乘之，妖則有形，詭則有聲，止詭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每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宿而來，公斷云：「慈母十夜留妻，一宵偷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竝遣歸業，民悉安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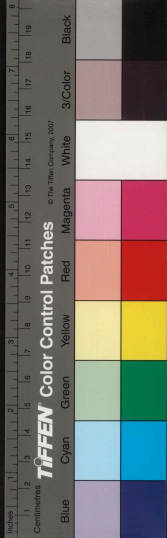
說語錄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如不敢，謹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塵史

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





公批其父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

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厄史

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
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與直錢二十六乃按諸
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
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
年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公之賜
也

公凡有異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條工匠者具帳申
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丁

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以禦寒工徒皆悅有
公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瓦兩下和泥事
雖至微公俱知悉厄史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
歷分明儻刻差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
益爲神明公曰鼓角爲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
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評錄

公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佹退之士
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碑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

公事丁本
卷之三

名臣言行錄

卷三 宋前集

十一

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耻若舉之忠節愈堅少
有敗事莫與奔競者奔競則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已
若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
解奔競又何須舉他

詩餘

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公察郡人張及李敞
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篤勉
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
風益振

碑

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
示之蜀人鐵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

葉義為本也 湘山野錄

公在稅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贊
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
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
元約公閱之以酒醑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
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
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碑

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
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
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公前治



民盡世區
不得少以
寵如經典治
亂聞水濟水
俟

蜀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

知益州蜀民間之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

復來鞠我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

不慰愜蜀郡復大治上命謝澹撫蜀諭公曰得卿

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鑄景德大錢于

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千今便之
公問李敞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
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
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謂錢

范廷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公為守因問曰天使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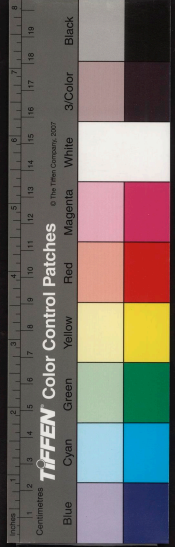
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廷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

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

以言之廷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

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

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
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
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廷貴亦為閣門丞候皆
號能吏也東軒筆錄
公自金陵入苦腦疽未痊見御史閣門累奏上寬其
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枕論近年虛國



禍固不淺避
况於自為以
避禍公云事
須用智如此
衆動避賢者
適以為愚耳

谷田子不錄 卷三

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
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
天下章三止不報出知陳州燕談

公在陳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
哭者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
謂逐萊公也公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
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
歸計以自汗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
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
避耶談叢

公少學劍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
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為妻即止歲久益恣橫不
公可制詠寓傳舍知其事即賜假此僕為馭單騎出
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蒙才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間如也李旼嘗侍坐廡
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為官
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
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
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詩錄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公知益州

宋前集 卷三



王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中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處女也時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鍛汞為白金公即市汞百兩俾鍛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煨為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盞遺術者而絕之筆錄

公嘗訪陳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子弟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猜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碑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陳曰公方有官職未

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

公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

公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謂李暎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公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實行必果決三也

謂李旼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又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卒其身

李旼苦店既瘳請諷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

公之慎之諫久即愈 並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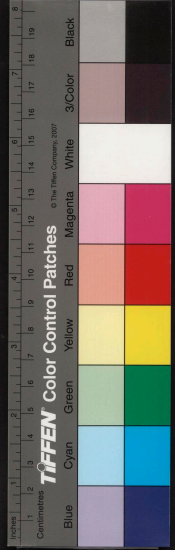
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馬知節 正惠公

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位至樞密

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餘見憚如老將

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左料下世集餼糧繕城治城如寇至吏民初不悅



所以不能當
冠者為別有
防禦非實以
張益却敵也

名臣列傳

卷三 宋 趙鼎

去

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知延州至郡羌以兵觀邊會上元開門張燈祝以無
為而羌卒不能為寇

除樞密副使當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格瑞而公每
不狃之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
意真宗多以公言為是

王荆公換神道碑

真宗未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
之既退以已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上
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公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請盡劄子莫

護官家公退見王文正詞色尚怒因語公曰諸子
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
君相耳公歎撫久之

文正遺事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
禮畢上勞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且等皆再
拜知節獨進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耳且等在道
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且等再拜曰誠知知節
之言

記聞

曹瑋 武穆公

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官位至樞密配

宋史

卷三 宋 趙鼎

去



享真宗廟庭

知渭州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

皆按圖議事荆公撰行狀且等再執曰

曹侍中將薨太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可

言固問之對曰臣子環與瑋材器有取皆堪為

將以問其優劣對曰衆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

州嘗出循城以城上遮箭版太高召主者令下之

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耶命

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請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

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備伏瑋在秦州有士卒十

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棋不應吏

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夫汝用三顯言耶

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記聞

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罪定之每以饒將官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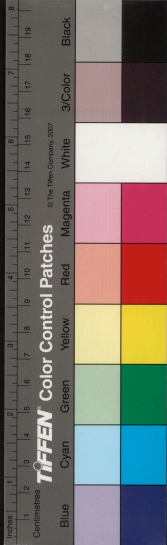
出郊而兵馬次亭以食品為節若以下某食即某

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東來記事

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

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謂如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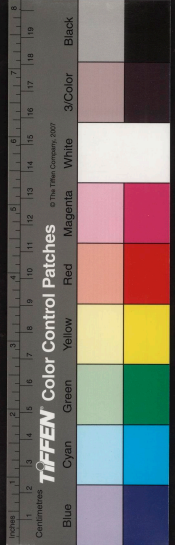
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陝西歲取



邊人爲弓箭手。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
 出一卒。若干畝出馬一匹。至其種數。爲發刑兵戍守。
 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
 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
 勝甲。然後百擯之。則如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
 團爲一指。揮擯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墜其地。爲方
 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爲出錢。市馬開邊。濠率
 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別絕。治之使
 足。以限虜。後皆爲法。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哺廝
 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

輒陰勸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懼。公不敢仰
 視。

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或
 以爲疑。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
 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
 東知名士賈同造。公客外舍。公欲按邊。即同舍邀
 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
 千。列立人音不微。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公
 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云。
 公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毅左傳。而





公尤熟於左氏並行狀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
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
穆謂公儀曰駿之此行前十年已有入言之公儀
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
疏決獄囚至河北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
天定帥駿至定治事畢璋謂駿曰決事已畢自此當
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愛其雄才又聞
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

古人稱心邊
事不犯日月

宋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副即邊帥或謂公當作
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常有
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駿曰
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
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
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
已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
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
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識之屢使人誘致之
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

聖子十歲少
慮切切於庶
防備至此

名臣言行錄

卷三

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
之騷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筆錄

其時公亦曰此計於其公矣身必自
其時公亦曰此計於其公矣身必自
其時公亦曰此計於其公矣身必自
其時公亦曰此計於其公矣身必自
其時公亦曰此計於其公矣身必自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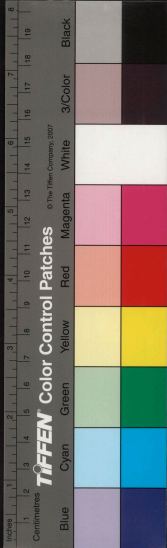
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25.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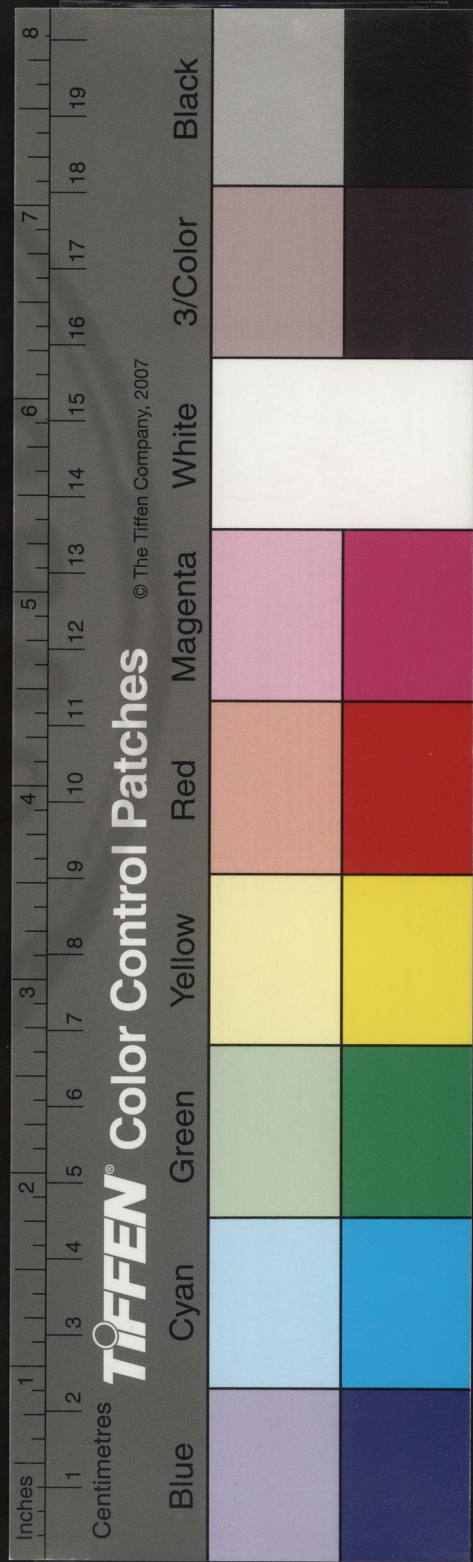


上
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9275898

